

# 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 ——反思生物多样性问题得到的启迪

伍雄武

**摘要：**文化多样性的危机是否发生、如何认识其严重性？是否应当挽救文化多样性，抑或文化归于“天下大同”更好？人类能掌握文化多样性的命运吗？这些问题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得到许多启发。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作者简介：**伍雄武，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民族文化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092）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3）02-0098-04

### 一、当前的困惑

从20世纪末以来，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多种多样的人类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是响彻全球的呼声，已形成声势浩大的普遍性社会活动。但是，仔细一想：何以要保护文化多样性？却又有些困惑。

首先，这样做有必要吗？必要性的前提是危机，如果文化多样性没有危机，不存在毁灭、绝对趋同的危险，那么，保护文化多样性就无必要，高呼保护就近于“杞人忧天”的自扰。那么文化多样性是否真的面临危机呢？是否真的在消失之中呢？答案不是很清楚的。至于消失的速度、状况，或者说，文化多样性所深陷的危机，其性质、范围更是不清楚的。历史上曾有许许多多的文化样式先后消失了，但却无损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文化至今仍是多种多样的，由此，从当前许多文化样式的消失，同样不能确定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

其次，多样性消失、人类实现文化的“天下大同”，这有何不好呢，何须保护多样性？这就是说，保护文化多样性，又一个前提是：多样性对文化、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极有好处。文化多样性有何种重要性、何种好处？或者说，对文化多样性应作怎样的价值评价？。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令人困惑。

再次，倘若我们万分珍视文化多样性，但是，它却不可避免地要趋于消失，“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的珍视也就成了无可奈何的伤感和叹息，而不能（也不应）成为保护行为的根据和动力了。但是，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客观趋势如何呢？是否只有一种必然的趋势：同一呢？这又是一个难于回答的、令人困惑的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对文化多样性保护做出清晰、明确的认识，根本来说当然是对文化自身进行研究，但是，我们还可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得到重要的启发。

### 二、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启发

何谓生物多样性？学界在表述上略有差异，如有学者倾向于把生物多样性作为生物进化的结果，认为是40亿年来生物进化的最终结果，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总和；认为生物多样性指地球上陆地、水域、

海洋中所有的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遗传基因和它们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之间的丰富度、多样性、变异性和复杂性的总称。<sup>[1]</sup>而另一些学者在表述中则较为强调生物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较全面的表述则见于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它在其第2条中作了这样的表述：“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可见生物多样性无论怎样表述，体现的都是生物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标志着生物资源的丰富多彩。生物多样性大致包括了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遗传多样性又称基因多样性，指种内基因的变化，包括种内显著不同的种群间和同一种群内的遗传变异。种内多样性是物种以上各水平的多样性的最重要的来源，大多发生在分子水平和基因水平。物种多样性指地球表面动物、植物、微生物的物种数量，指的是物种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指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化以及生态系统内生境差异以及生态过程的多样性，这里生境主要指无机环境，如地貌、气候、土壤、水文等。生境多样性是生物群落多样性甚至是整个生物多样性形成的基本条件。生物群落多样性主要指群落的组成、结构和动态方面的多样性<sup>[2]</sup>。

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从多样性的三个层次看出。首先看生物物种的情况。本来生物某些物种灭绝的情况，在自然界中早就发生，但近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物种的灭绝分为背景灭绝、大量灭绝和人为灭绝。背景灭绝，即随生态系统的变化，某些物种消失，而被其他替代，这是物种的周转，速度较低，是一种自然灭绝；大量灭绝则指因自然灾害而发生的大规模物种灭亡；人为灭绝指人类引起的灭绝。虽然自6500万年前恐龙消失以来，世界性的物种灭绝速度就在加快，但是近400年以来在上述三个方面灭绝的速度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球上现有生物物种约1000万种到1亿种之间，被科学定名或描述记载的约140—170万种。每个生物物种是大量遗传信息贮藏者，物种的数量及其代表性个体的遗传信息数量，既表现着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表现着生物遗传的多样性。近代以来，物种的人为灭绝与大量灭绝正在爆发之中，物种灭绝速度正在加剧。有资料显示：兽类在17世纪平均5年灭绝一种，到20世纪每2年灭绝一种。最新IUCN红皮书（Hilton-Taylor 2000）表明，大约哺乳动物物种的24%（1130种）和鸟类物种的12%（1183种）被认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灭绝威胁。自1996年的红皮书评估以来，哺乳动物中极度濒危物种数已从168种增加到180种，而鸟类的极度濒危种数则从168种增加到182种。分析表明，经过下一个100年，脊椎动物种群的灭绝速率可能高于15%—20%。据此趋势，有人预测，到2050年，地球物种的四分之一将陷入灭绝境地。<sup>[3]</sup>

其次，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其实，上述物种灭绝速度的加快，正是生态系统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的表现。地球上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表现在多个方面，如森林资源减少、草原退化、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水质恶化、湖泊面积减少、自然灾害加剧，以及湿地、珊瑚礁和其他生态系统的碎化、退化，等等。这些都将会给生物多样性带来毁灭性的威胁。譬如，我们都知道森林是陆地生物多样性的大本营，但现在大部分国家的森林都成片断化，被退化的荒地所包围，仅在上个世纪，约45%的原始森林已消失。珊瑚礁是包含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但有数据表明10%的珊瑚礁已被毁坏，并且毁坏仍在加剧。这些都必然地引起物种消失的加剧。

第三，遗传多样性受到威胁。每个物种都是一个基因库，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降低或丧失，必然破坏这基因库，带来遗传多样性的破坏和消减。以植物品种来说，当前，全球有大约492个遗传上显著不同的乔木种群，其存在已受到严重威胁；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绿色革命”中出现的玉米、小麦、水稻和其他农作物品种的“优良品种”迅速传播，很快就排挤了各种本地品种，使得当地的农作物种类大大减少，甚至完全丧失。<sup>[4]</sup>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地球正经历着恐龙灭绝以来最大的灭绝危机，而且这种灭绝一旦发生就是不可逆转的。

可以肯定生物多样性空前的危机确实发生了。这种危机的发生，可由外在环境、生物自身等因素造成；和生物多样性衰减直接关联的现象，表层上是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碎片化、外来物种侵入、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化、工业化等等，但从多样性三个层次所受到的破坏状况及灭

绝速度来看,可以肯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在人类,在于近代以来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或者说,近代以来工业化、人口的剧增以及对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和迷恋,这是破坏生物多样性、造成物种迅速灭绝的最重要原因。一些物种迅速灭绝,就缘于近代以来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人的需求、欲望的极度膨胀。例如对老虎、水獭等动物,为夺取其皮毛,人类用现代武器作灭绝性的捕杀;用现代捕鲸船和渔船,每年成千上万的鲸鱼、鲨鱼惨遭杀害;非洲象在1981—1987年从120万头降至76.4万头,大多死于枪下。生态系统大规模的破坏更是近现代人类的罪过,如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尤其是对热带雨林的破坏,对草地的过度放牧以及不合理垦殖,对地球之肾——湿地的破坏以及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这些都无情地不可逆地破坏着生态系统。而与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息息相关的生物遗传的多样性也因前二者的变化和人为的干预而难逃减少的命运。1998年美国《科学》杂志上刊登的文章《进入环境世纪》,对于人类行为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与威胁做了一个量化的描述,它有六个结论: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已经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从工业革命以来,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提高了30%;人工固氮的总量已经超过了天然固氮总量;被人类利用的地表淡水,已经超过可用总量的二分之一;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地球上现有鸟类物种已经灭绝;接近三分之二的海洋渔业资源已经破坏或耗尽。无可置疑,人类正是近代以来生物灭绝的罪魁祸首。

生物多样性的危机,正是文化多样性的一面镜子、一个参照系。文化多样性是否真的面临危机呢?是否真的在严重消减或灭绝呢?看一看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状况,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会受到极大的震撼和“当头棒喝”的启发。是的,历史上曾有许多许多的文化样式先后消失,但却无损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文化至今仍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看一看生物多样性变动的历史,对文化多样性的现状和未来就不会这样乐观了。伴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多样性也正在受到少数强势文化形态潜移默化地消解,因此,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也同保护生物多样性那样,具有了紧迫性。我们将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化也看作有机体,借用自然科学观察生物多样性变动(灭绝)的方法,从结构(层次)、速度、规模、性质等方面去研究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问题。

### 三、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带来的启发

如前所述,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又一个前提是它对人类有何价值,或者说,多样性在文化中有没有价值,值不值得保护?这个问题同样能够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或者说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认识中得到启发。

对生物来说,多样性的价值,首先在于对生物自身、对物种的直接价值。生物、自然生态系统经过简单向复杂的不断演化,在基因、物种以及生态系统等方面形成多元差异和互补的关系。这种关系(结构)保障了物种的生存和优化,使生物基因和物种能够全息性地应对外部环境中有利或不利的的作用。由于这种多元差异和互补关系的存在,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物种都有一个数量的临界值,一旦达不到这一数量,物种就会发生不可遏制的减少,甚至更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全面退化。这鲜明地体现了多样性对物种和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再从遗传基因来看,基因越是丰富多样,物种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在遭遇环境变化时,它能够应时而变,维持生存。反之,若是基因的品种单一且不具备变异性,遭遇环境变化时,就缺乏适应能力,其生命注定要终结。所以说,多样性是生物应对环境和生态系统变化的有效保障体系。与此同时,多样性还是物种和生态系统进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多样的差异和斗争能促使物种在结构、功能、习性等方面会发生变异,甚至出现新种,以此达到增强其应对环境、再生发展的能力。由此,多样性不仅是物种及生态系统持续生存的保障,而且是发展与再生的动力。

由此我们想到,人类文化同样如此。多样性也是人类文化在应对环境及生存条件的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多样性对于文化,进而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正如生物进化中,特定的生态系统中生物物种越多,它们生存和延续的机会就越大,人类文化也如此,多样的文化,

文化的多元共存,构建了各民族文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多样性、多元性越是发达,人类文化存在与发展可供选择的空間就越大。可以把文化视为类似生物物种一样的有机体,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人群中产生和发展的,有自己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有自身存在的逻辑前提和客观依据,由此有自己的特质和独特性,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最终构成人类文化这一有机整体。每种文化都体现着特定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因此对于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向、一种独特的可能性。而对于文化自身的发展来看,每一种文化也都在为其他文化的发展提供着可能性。不同流派、不同渊源的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实现嫁接、杂交、融合,不断增加新质以弥补自身不足,从而增强适应性与生命力。如同生物物种一样,基因单一化必然带来物种的退化,单一的文化必然缺乏生命力,或者说,文化的单一化将使人类丧失创造的活力,使文化的发展道路变得越来越窄。对于多样性在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中的这种(类似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于2001年11月2日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做了清晰、明确的表述。《宣言》第一条就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采取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种文化多样性体现在组成人类的群体和社会的特征的独特性和多元性。作为一种交流、创新和创造的源泉,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遗产,应当为当今和未来世代的人类利益而予以承认和肯定。”宣言还进一步指出,文化多样性也是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因此,捍卫文化的多样性和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

反过来,从破坏多样性而造成的严重后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多样性的重要价值。这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说:“一个同一性单元的‘全球’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歧途,是人类发展的悲剧。”<sup>[5]</sup>在当下的全球化潮流中,文化的多样性已面临着类似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威胁。如语言,它是文化的载体及基本表征方式,凝聚并沉淀着特定文化的遗传基因和精神内核,人类的文化也只有借助语言的交流才得以保存下去。然而目前世界尚在使用的6000余种语言,在未来一个世纪后将有一半不再使用,即意味着近3000多种语言在本世纪之后将不再使用。今后大约每过两周,就会有一种语言消亡!而一种语言的消失,就意味着它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和它代表的文化的消失,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种的减少,表征着人存在方式的单一,这种单向度的发展,无疑可能导致人类应对外部环境的生存能力的衰退。

#### 四、多样性的命运掌握在人手中

如前所述,近现代以来生物多样性灭绝的趋势,主要是人类、人类工业化、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因此人类有责任也有可能控制和改变这种趋势。当然,人类也可能丧失理智、缺乏生存的智慧,放任或加剧这种趋势的发展。即便如此,也得肯定有两种可能同时存在,就看人类做出怎样的选择了。许多先知先觉者们早已行动起来,力求说服人类做出正确的选择: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森林、保护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当说,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已形成普遍的运动、宏大的潮流。生物多样性的命运已掌握在人类手中。

对文化多样性也应当如此。文化多样性的大量的、毁灭性的消失,同样是近现代人为的结果。因此,文化多样性的前景如何,同样由人决定,由人类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所决定,而非由与人无关的客观必然性所决定。和生物多样性一样,文化多样性的命运也掌握在人类的手中。

#### 参考文献:

- [1] 陈灵芝.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 1.
- [2] 张金屯. 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发展 [J]. 经济地理, 1999 (2): 70-71.
- [3] 《世界环境》编辑部. 生物多样性的退化和丧失——世界环境绿皮书之五 [J]. 世界环境, 2003 (3): 69-73.
- [4] 徐世晓, 赵晓全等. 生物资源面临的严重威胁: 生物多样性丧失 [J]. 资源科学, 2002 (2): 6-11.
- [5] 季羨林. 东西文化议论集 [M].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358.